

墨子

墨子卷之九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督理軍務兼理糧餉欽賜品頂帶畢沅注

靈巖山館原本

非樂中第三十三

非樂下第三十四

非命上第三十五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為政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故何也子墨子言曰執有命者以襍於民間者衆執有命者之言曰命富則富命貧則貧命衆則衆命寡則寡命治則治命亂則亂命壽則壽命夭則夭命雖強勁何益哉上以說王公大人下以駟百姓之從事駟阻字假音說文云駟从馬且聲劉達注左思賦引說文于助反故執有命者不仁故當執有命者之言不可不明辨然則明辨此之說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必立儀言而毋儀譬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者也運中篇作員音相近廣雅云運轉也高誘注淮南子云鈞陶人作瓦器法下轉鈞者史記集解云駟案漢書音義曰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為鈞索隱云韋昭曰鈞木長七尺有絃所以調為器具也言運鈞轉動無定必不可立表以測景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何謂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

原之者。有用之者。於何本之。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於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

之實。於何用之。廢以為刑政。盧云廢置也。中篇作發。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謂言有

三表也。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為有益。蓋嘗尚觀於聖王之事。古者桀之所

亂。湯受而治之。紂之所亂。武王受而治之。此世未易民未渝。舊脫此字。據下文增。於桀紂。則

天下亂。在於湯武。則天下治。豈可謂有命哉。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為有益。

嘗尚觀於先王之書。先王之書。所以舊脫此字。據下文增。出國家布施百姓者。舊脫此字。據下文增。憲也。

先王之憲亦嘗有曰福不可請。而禍不可諱。故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聽獄制罪者。

刑也。先王之刑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故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整設師旅。

進退師徒者。誓也。先王之誓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故無益暴無傷者乎。是

故子墨子言曰。吾當未鹽。此盡字。之謫。數天下之良書。不可盡計。數大方論數而五者是

也。五當為三。即上先王。之憲之刑之誓是。今雖毋求執有命者之言。不必得。不亦可錯乎。今用執有命

者之言。是覆天下之義。覆天下之義者。是立命者也。百姓之諄也。說百姓之諄者。爾雅

云辭告也。陸德明音義云。沈音粹。郭音碎。言以此告百姓。是滅天下之人也。然則所為欲義。在上者何也。曰義人

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幹主。幹當為幹。此管字。假音。萬民被其大利。何以知之。子

當為薄諒文云亳京杜陵亭也从高省毛聲史記集解云
徐廣曰京兆杜縣有亳亭索隱云秦寧公與亳王戰亳王奔

遂滅湯社皇甫謐云周桓王時自有亳王號湯非殷也此亳在陝西長安縣南若殷

湯所封是河南偃師之薄書傳及本書亦多作薄惟孟子作亳蓋借音字後人依改

許君地里之謬是以不狂為狂也絕長纒短方地百里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移

言財多則分。率其百生。以上尊天事鬼。是以天鬼富之者。爰與之百生。見之者。

貝夕也。移或多字。宜其下。女以一尊大重。身是。乃富之。言修身之下。女衆之。言

士歸之未歿其世而王天下政諸侯昔者文王封於岐周岐山絕長纜短地方百

[illegible]

里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是以近者安其政遠者歸其德。聞文王者皆走而赴。

之寵不肖。沒公不利者。處而顧之。曰。桀可乎。吏文王之也。及我。吾則吾利。豈不亦適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文王之民也哉是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未殁其世而王天下

王首義。即首言曰。鄉同義。入王土。天下公之。上帝山川鬼神。公同命之。爲民披其大

征諸侯。老言曰：「舜義人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章主，真且祝其大。」

利。吾用此知之。是故古之聖王發憲出令。設以為賞罰。以勸賢。中篇作是以入則孝。

言以不音不察霍淮是

慈於親戚出則弟長於鄉里坐處有度出入有節男女有辨是故使治官府則不盜

禍。爭成則不萌。反。君有淮則死。出。上則送。比。上之所賞。而百姓之所譽也。孰有命者。

第一坊貝不翼與死亡下則立山三之所望山下女二所共也事不台

之言曰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是故入

同下。慈寧令見。歲出。則不第。長令郎里。坐處不復。出入無節。男女無嫌。是故台官府。

貝不煮方桑扈曰貝不煮方鄉里生厨云厨出入其食里云再與去古汴竹月

則盜竊守城則崩叛。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送。此上之所罰。百姓之所非毀也。執有命者言曰：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以此為君則不義，為臣則不忠，為父則不慈，為子則不孝，為兄則不良，為弟則不弟，而強執此者，此持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舊作者据下文改然則何以知命之為暴人之道？昔上世之窮民，貪於飲食，惰於從事，是以衣食舊脫此字据上文增之財不足，而飢寒凍餒之憂至。不知曰：我罷不肖，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貧。若上世暴王，不忍其耳目之淫，心涂之辟，涂猶術不順其親戚，遂以亡失國家，傾覆社稷。不知曰：我罷不肖，為政不善，必曰：吾命固失之。於仲虺之告曰：我聞于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孔書作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伐之惡。非命中作式是惡式伐形相近之是音相近也龔喪厥師。孔書作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夷厥師龔用喪夷音同此言湯之所以非桀之執有命也。於太誓曰：紂夷處不肖事上帝鬼神。孔書作乃夷居弗事上帝祗禍厥先神，禋不祀。孔書作遺厥先宗不廟弗祀禋同示乃曰：吾民有命，無廖排漏。孔書作乃曰吾有天命有命罔懲其侮亦縱之，棄而弗葆。孔書無此文此言武王所以非紂。据上文當有之字執有命也。今用執有命者之言，則上不聽治，下不從事。上不聽治，則刑政亂；下不從事，則財用不足。上無以供築盛酒醴，祭祀上帝鬼神，降綏天下，賢可之士，外無以應待諸侯之賓客，內無以食

飢衣寒。將養老弱。故命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而強執此者。此持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忠作中實欲天下之富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執有命者之言。不可不非。此天下之大害也。

非命中第三十六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由文學之為道也。則不可而不先立義法。義上篇作儀義儀同若言而

無義。譬猶立朝夕於員鈞之上也。則雖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然今天下之情偽。未

可得而識也。故使言有三法。三法者何也。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其本之

也。考之天鬼之志。聖王之事。於其原之也。徵以先王之書。用之柰何。發而為刑。據上篇有

政此言之三法也。今天下之士君子。盧云此下當有或字或以命為亡。我所以知命之

有與亡者。以衆人耳目之情。知有與亡。有聞之。有見之。謂之有。莫之聞。莫之見。謂之

亡。然胡不舊脫此字嘗考之百姓之情。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嘗見命之物。聞

命之聲者乎。則未嘗有也。若以百姓為愚不肖。耳目之情。不足因而為法。然則胡不

嘗考之諸侯之傳言流語乎。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嘗有聞命之聲。見命之體

者乎。則未嘗有也。然胡不嘗考之聖王之事。古之聖王。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

而勸之為善。發憲布令以教誨。賞罰以勸沮。若此則亂者可使治。而危者可使安矣。若以為不然。昔者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此世不渝而民不改。上變政而民易教。其在湯武則治。其在桀紂則亂。安危治亂。在上之發政也。則豈可謂有命哉。夫曰有命云者。亦不然矣。今夫有命者言曰。我非作之後世也。自昔三代之有若言以傳流矣。今故先生對之曰。未詳生當為王夫有命者不志昔也。下篇作不識昔也。志即識字。三代之聖善人與。數讀如無。意亡。亡同。昔三代之暴不肖人也。下篇作與同。何以知之。言有命之說不識出之昔者聖善人乎。意亡。此言出之暴不肖人乎。彼固亡知之妄言。初之列士桀大夫。慎言知行。此上有以規諫其君長。下有以教順其百姓。訓順同。故上有以規諫其君長。下有以教順其百姓。盧云此已上故十七字衍文。上得其君長之賞。下得其百姓之譽。列士桀大夫。聲聞不廢。流傳至今。而天下皆曰其力也。一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繁為無用。暴逆百姓。使下不親其上。是故國為虛厲。陸德明莊子音義云李云居宅無人曰虛死而無後曰厲。身在刑僂之中。必不能曰。我見命焉。是故昔者三代之暴王。不繆其耳目之淫。言不糾其繆。不慎其心志之辟。解同。外之歐聘田獵畢弋。說文云驅內沈於酒樂。不曰。二字舊脫。據下文增。我舊作而一罷不肖。我為刑政不善。必曰。我命故且亡。雖昔也。三代之窮民。亦由此也。內之不能善事。一本作親。其親戚。外不能善事其君長。

惡恭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從事。衣食之財不足。使身至有饑寒凍餒之憂。必作舊

意改

不能曰。我罷不肖。我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窮。雖昔也。三代之偽民。亦猶此

也。繁飾有命。以教衆愚。僕人久矣。聖王之患此也。故書之竹帛。琢之金石。於先王之

書。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惡。用闕當是喪師。下篇作用

此語。夏王桀之執有命也。湯與仲虺共非之。先王之書。太誓之言。然曰。紂夷之居。而

不肖事上帝。棄闕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勗其務。言毋勗力其事也。上二

懲其侮義異。或云偽。泰誓不足据。不如此文。天亦不棄。縱而不葆。文與上文篇小異。此言紂之執有命也。武王以

太誓非之。有於三代。不國有之。曰。女毋崇天之有命也。命三不國。亦言命之無也。於

召公之執令於然且。當為敬哉。無天命。惟予二人。而無造言。不自降天之哉。得之在

於商夏之詩書曰。命者。暴王作之。且今天下之士君子。將欲辯是非利害之故。當夫

當為有命者。不可不疾非也。執有命者。此天下之厚害也。是故子墨子非也。

非命下第三十七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則必可。而不先立儀而言。一本作則必。先立義而言。若不先立儀而言。譬

之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焉也。我以為雖有朝夕之辯。必將終未可得而從定也。是

故言有三法何謂三法曰有考之者有

舊脫此字一本如此

原之者有用之者惡乎考之考先

聖大王之事惡乎原之察衆之耳目之請

據前篇當為情

惡乎用之發而為政乎國察萬民

而觀之此謂三法也故昔者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方為政乎天下之時曰必務舉孝

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之人而教之為善是故出政施教賞善罰暴且以為若此則

天下之亂也將屬可得而治也社稷之危也將屬可得而定也若以為不然昔桀之

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當此之時世不渝而民不易

文選注引此治作理世作時民作人皆唐

人避諱改

上變政而民改俗存乎桀紂而天下亂存乎湯武而天下治天下之治也湯武

之力也天下之亂也桀紂之罪也若以此觀之夫安危治亂存乎上之為政也則夫

豈可謂有命哉故昔者禹湯文武方為政乎天下之時曰必使飢者得食寒者得衣

勞者得息亂者得治遂得光譽令問於天下夫豈可以為命哉故以為其力也今賢

良之人尊賢而好功

一本無此字

道術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賞下得其萬民之譽遂得

光譽令問於天下亦豈以為其命哉又以為力也然今夫有命者不識昔也三代之

聖善人與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與若以說觀之則必非昔三代聖善人也必暴

不肖人也然今以命為有者昔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於此乎不

而讀如能一本無此字非

矯其耳目之欲而從其心意之辟外之歐聘田獵畢弋內湛於酒樂

中篇湛作沈

而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繁為無用暴逆百姓遂失其宗廟其言不曰吾罷

不肖吾聽治不强必曰吾命固將失之雖昔也三代罷不肖之民亦猶此也不能善

事親戚君長甚惡恭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從事衣食之財不足是以身有陷乎

飢寒凍餒之憂其言不曰吾罷不肖吾從事不强又曰吾命固將窮昔三代偽民亦

猶此也昔者暴王作之窮人

舊脫此字一本有

術之

術同

此皆疑衆違樸

言沮樸實之人

先聖王之

患也固在前矣是以書之之竹帛鏤之金石琢之盤盂傳遺後世子孫曰何書焉存

禹之總德有之曰允不著惟天民不而葆

而同能葆同保

既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

命焉葆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于下帝式是增

當作惡或作憎

用爽厥師彼用無

為有故謂矯若有而謂有夫豈為矯哉昔者桀執有命而行湯為仲虺之告以非之

太誓之言也於去發

詳未

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為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

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

我有周受之大帝

文略見孔書泰誓

昔紂執有命而行武王為太誓去發以非之曰子胡不

尚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記從十簡之篇以尚皆無之將何若者也是故子墨子曰今

天下之君子之為文學。出言談也。非將勤勞其惟一本作類舌而利其唇。呾也。文說。唇字省。或从凡。从唇。此省。日耳。中實將欲其國家邑里萬民刑政者也。今也王公大人之所

以早朝晏退。聽獄治政。終朝均分而不敢息。一本無此字。是。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治。

不強必亂。強必寧。不強必危。故不敢怠倦。今也卿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殫其思

慮之知。內治官府。外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

為強必貴。不強必賤。強必榮。不強必辱。故不敢怠倦。今也農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強

乎耕稼樹藝。多聚升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飽。不

強必飢。故不敢怠倦。今也婦人之所以舊脫此字。據上文增。夙興夜寐。強乎紡績織紉。多治麻

紬。說文云。紬。絲曼延也。葛緒。紬字。束也。此俗寫。布繆。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富。

不強必貧。強必煖。不強必寒。故不敢怠倦。今雖母在乎王公大人。貴句此貴。字假音。若信有

命而致行之。則必怠乎聽獄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農夫必怠乎耕稼樹

藝矣。婦人必怠乎紡績織紉矣。王公大人怠乎聽獄治政。卿大夫怠乎治官府。則我

以為天下必亂矣。農夫怠乎耕稼樹藝。婦人怠乎紡績織紉。則我以為天下衣食之

財。將必不足矣。若以為政乎天下。上以事天鬼。天鬼不使。當為下。以待養百姓。百姓

試讀結束。需要全本PDF請購買 www.artongbook.com

不利必離散不可得用也。是以入守則不固，出誅則不勝。故雖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共亡其國家，失振傾覆其社稷者，此也。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有命者言也。」曰：「命者，暴王所作，窮人所術，非人者之言也。今之為仁義者，將不可不察，而強非者，此也。」

非儒上第三十八 闕

非儒下第三十九

孔叢詰墨篇多引此詞，此述墨氏之學者設師言以折儒也。故親士諸篇無子墨子言曰者，翟自著也。此無子墨子言曰者，門人小子臆說之詞，并不敢以誣翟也。創雖同而事異，後人以此病翟，非也。說文云：「儒，柔也。」術士之稱。

儒者曰：「親親有術，尊賢有等，言親疏尊卑之異也。其禮曰：喪父母三年。」

其句其與期同言父在

為母妻

舊脫此字

後子三年

後子嗣子適也左傳曰王一伯父叔父弟兄庶子其

期與

同戚族人五月。若以親疏為歲月之數，則親者多而疏者少矣。是妻後子與父同也。

若以尊卑為歲月數，則是尊其妻子與父母同，而親伯父宗兄而卑子也。

盧云似當云而卑與

也子同

逆孰大焉。其親死，列尸弗

句弗與

登屋窺井，挑鼠穴，探滌器而求其人焉。以為

實在，則慙愚甚矣。

說文云：「慙，愚也。」愚，慙也。玉篇：「慙，陟降切。」顏

反今則竹卷反

大矣。取妻身迎，祗禱為僕。說文云：「祗，敬也。」禱，衣正幅則禱亦正意與端同。東轡授綏，如仰嚴親，昏禮威儀如

承祭祀顛覆上下悖逆父母下則妻子言為妻子上侵事親若此可謂孝乎儒舊

傳据下者當云儒迎妻妻之奉祭祀子將守宗廟故重之應之曰此誣言也其宗兄

守其先宗廟數十年死喪之其期兄弟之妻奉其先之祭祀弗散盧云當為服則喪妻子

三年必非以守奉祭祀也夫憂妻子以大負祭有曰所以重親也為欲厚所至私舊

和以意改輕所至重豈非大姦也哉有強執有命者說議曰壽夭貧富安危治亂固有天

命不可損益窮達賞罰幸否說文云幸吉而免凶也从弟从夭死之事故死謂之不幸有極人之知力不能為

焉羣吏信之則怠於分職庶人信之則怠於從事不治則亂農事緩則貧貧且亂政

之本而儒者以為道教是賤天下之人者也且夫繁飾禮以淫人久喪偽哀以謾親

說文云謾欺也玉篇云莫般馬諫二立命緩貧而高浩居同傲居說文倍本棄事而

安怠傲舊作微貪於飲酒惰於作務陷於飢寒危於凍餒無以違之是若人氣羶鼠

藏爾雅有羶鼠陸德明音義云孫炎云羶者煩裏也郭云以煩內藏食也字而羶羊

視爾雅云羊壯粉注羶廣雅云二歲曰羶說文云羶壯羊賁易大畜云羶豕之

劇豕今俗猶呼劇豬是也業說文作獫豸羶豕之君子笑之怒曰散人漢書云

穎曰完散也說文云完散也無田事玉篇云如勇切則此云散人猶完人焉知良儒夫夏乞麥禾五穀既收大喪

是隨子姓皆從得厭飲食畢治數喪足以至矣。因人之家翠。廣雅驕肥也。此古字。以為疑有恃

人之野。言禾麥在野。以為尊。富人有喪乃大說喜曰。此衣食之端也。儒者曰。君子必服古

言。然後仁。應之曰。所謂古之者。皆嘗新矣。而古人服之。則君子也。然則必法非君子

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後仁乎。又曰。君子循而不作。應之曰。古者羿作弓。羿。羿省文。說文云。羿。

古諸侯也。作甲。予。即予。少康子。盧云。世本作與。奚仲作車。巧垂作舟。北堂書抄引作倭。太平御覽

一曰射師。御覽引有云。禹然則今之鮑函車匠。考工記有鮑。鮑鄭君注云。鮑讀為鮑。魚之鮑。書

造粉疑在此。然則今之鮑函車匠。或為鮑。蒼頡篇有鮑。莞陸德明音義云。劉音僕

說文云。鮑。柔革工也。从革。包聲。讀若皆君子也。而羿。奚仲。巧倭。皆小人邪。且其所

循人必或作之。然則其所循。皆小人道也。舊作人。以意改。曰。君子勝不逐奔。揜函弗射。施

舊作強。据下文改。則助之胥車。應之曰。若皆仁人也。則無說而相與仁人。以其取舍是非之

理。相告無故。從有故也。弗知從有知也。無辭必服。見善必遷。何故相若。兩暴交爭。其

勝者欲不逐奔。揜函弗射。施則助之胥車。雖盡能猶且不得為君子也。意暴殘之國

也。聖將為世除害。興師誅罰。勝將因用傳術。令士卒曰。毋逐奔。揜函勿射。施則助之

胥車。暴亂之人也。得活天下害不除。是為羣殘父母。而深賤世也。不義莫大焉。又曰

君。舊作台。据上文改。子若鍾。擊之則鳴。弗擊不鳴。此出說苑云。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

子曰。先生事七十君。無明君乎。孔子不對。堦葉山房石印

何謂賢邪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鐘撞之以筵豈能發其音聲哉

應之曰夫仁人事上竭忠事親得孝務善則美有

過則讓此為人臣之道也今擊之則鳴弗擊不鳴隱知豫

言隱其先知豫事之識

力恬漠待問

而後對雖有君親之大利弗問不言若將有大寇亂盜賊將作若機辟將發也

辟同

他人不知己獨知之雖其君親皆在不問不言是夫大亂之賊也以是為人臣不忠

為子不孝事兄不弟交遇人不貞良夫執後不言之朝物見利使己雖恐後言君若

言而未有利焉則高拱下視會噓為深

說文云會咽也讀若快噓飯室也會與噓同不言之意

曰惟其未之學

也用誰急遺行遠矣夫一道術學業仁義也昔大以治人小以任官遠施用徧

舊作徧以

意近以循身不義不處非理不行務興天下之利曲直周旋利則止此君子之道也

以所聞孔某之行

某字舊作孔子諱今改下放此

則本與此相反謬也齊景公問晏子曰孔子為人

何如晏子不對公又復問不對景公曰以孔某語寡人者眾矣俱以賢人也今寡人

問之而子不對何也晏子對曰嬰不肖不足以知賢人雖然嬰聞所謂賢人者入人

之國必務合其君臣之親而弭其上下之怨孔某之荆知白公之謀而奉之以石乞

君身幾滅而白公僂

孔叢詰墨云白公亂在哀公十六年秋也孔子已卒十旬

嬰聞賢人得上不虛得下不危言

聽於君必利人教行下必於上是以言明而易知也行易而從也行義可明乎民謀

慮可通乎君臣。今孔某深慮同謀以奉賊。勞思盡知以行邪。勸下亂上。教臣殺君。孔

引殺作試。非賢人之行也。入人之國。而與人之賊。非義之類也。知人不忠。趣之為亂。趣讀

非仁義之也。脫字。逃人而後謀。避人而後言。行義不可明於民。謀慮不可通於君臣。嬰

不知孔某之有異於白公也。是以不對。景公曰。嗚呼。貶寡人者衆矣。此俗寫非夫

子則吾終身不知孔某之與白公同也。孔某之齊。見景公。景公說。欲封之以尼谿。以

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順者也。盧云晏子外篇與此多同。浩居不可以

教下。好樂而淫人。不可使親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職。宗喪循哀。孔叢史記不可

使慈民。機服勉容。盧云晏子作異不可使導衆。孔某盛容修飾。以盡世。弦歌鼓舞。以

聚徒。繁登降之禮。以示儀。務趨翔之節。以勸衆。儒學不可使議世。晏子儒作勞思不

可以補民。三字舊脫衆壽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行其禮。積財不能贍其樂。繁飾

邪術。以營世君。說文云營惑也。家語云營惑諸侯高誘注盛為聲樂。以淫遇民。當為

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學不可以導衆。孔叢作今君封之以利齊俗。史記云君欲用之

非所以導國先衆。公曰。二字舊脫善於是厚其禮。留其封。敬見而不問。

其道孔乃志。舊作志怒於景公與晏子。乃樹鵠夷子皮。即范蠡也。韓非子云鵠夷子

之燕鵲夷子皮負傳而從按史記貨殖於田常之門告南郭惠子以所欲為歸於魯傳云范蠡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

有頃聞齊將伐魯言伺其間告子貢曰賜乎舉大事於今之時矣乃遣子貢之齊因南郭

惠子以見田常勸之伐吳以教高國鮑晏使毋得害田常之亂勸越伐吳三年之內

齊吳破國之難伏尸以言術數孔某之誅也言孔子之責也孔某為魯司寇舍公家而奉

於据孔季孫季孫相魯君而走季孫與邑人爭門關列子云孔子動能招國決植

呂氏春秋慎大云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闢而不可力門之闢而不可力聞此云決植即

蔡之聞孔叢窮黎藿不糲藿文類聚引作藜藿不糲北堂書抄作不糲太平御覽作

同蘇覽反說文云糲以米和羹也糲一作糲荀子云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糲楊偉云糲與糲

曰粒也古文糲从參則糲糲古今字糲糲古今字十日子路為享豚孔叢太平御覽引享作孔某

不問肉之所由來而食茲文類聚引作不問號人衣號穢字之誤以酤酒孔叢酤孔

某不問酒之所從來而飲肉所從來即食之哀公迎孔某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進請曰何其

與陳蔡反也文選注引反作異孔某曰來吾與女當為曩與女為當為苟生且今與女為舊苟義

孰大於此孔某與其門弟子閒坐曰夫舜見瞽瞍就然舊作然就孫以意改孟子云

忠孝云記曰舜見瞽瞍其容造焉孔子曰當是時也危舜見瞽瞍其容有憂韓非子此時天下汲乎汲舊作坡以